

◆千年蠔鄉獲得新生。



◆塗鴉作品與斑駁的牆壁結合一起。



◆古墟的塗鴉作品。

沙井，位於深圳西部，一個因掘井沙多而得名的地方。沙井古墟，有着上千年的歷史底蘊，這裏曾經是深圳最繁華的商業區之一，它盛產鹽和漁業，宋元時期就已經成為商業要津，此後鹽退蠔進，沙井人發展插桿養蠔，成為大灣區鹽場文化、蠔文化的發源地和傳承地。沙井古墟是深圳現存最大的歷史街區，改造前只有一條古老但已經被污染的河流、一座800年歷史的石塔、幾百棟老屋、幾十處祠堂、古井和古蹟。同時，它又混雜了城中村、臨時建築與居民社區，整體風貌呈現出新舊雜陳和多元共生的狀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如今通過「沙井古墟新生計劃」，採用「城市針灸」的改造方法，改造後的沙井古墟不僅繼承了原有的嶺南復古文化，而且成為當地傳統文化展示的舞臺，晉升為網紅打卡地，成為深圳城市更新與文脈傳承的新樣本。

### 激發當地文化遺產復興

沙井古墟並非在主街道上，記者穿過多條僅一米寬的巷道，兩旁都是韻味十足的老房子，穿行其中如同走迷宮一般，每走一步都是新的風景，按照導航尋找很容易迷路，若無本地人引路，幾乎很難找到。

穿過一座石橋，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距今800年的龍津石塔，讓人沒想到的是這座石塔比故宮還要早200年，是深圳現存最早的地面建築。石塔旁的龍津河穿過古墟，串聯起宋代、明代、清代到近代的各式建築。

隨着城市進程的發展，墟市的日漸衰敗，昔日曾直達珠江的龍津河也成為了一條寬度2米左右的排污渠，居住在河道兩側的居民曾一度苦不堪言。隨着「沙井古墟新生項目」的完成，居住條件才有所改觀。

如今的古墟已經變成了網紅打卡地，龍津河邊的河邊設計：花池、座椅、小橋、步道，製造了新的「河岸」。在幽靜的時光中，不僅可以欣賞到嶺南的復古文化，塗鴉作品與斑駁的牆壁結合一起，新藝術與老建築的驚艷碰撞，古墟再次煥發生機。

沙井古墟的歷史文化遺產非常豐富，但由於整個地區的衰弱，這些傳統文化也走向式微。設計師通過恢復一系列公共空間，激發當地文化遺產的復興。

在微改造後的空間裏，古墟陸續展開了粵劇表演、蠔鄉拳課堂、學術沙龍、樂隊現場、古墟市集、互動工作坊、真人圖書館，以及各種類型的村民自發活動，激活了潛藏已久的本土文化基因。多種形態的文化活動因為空間和展覽的媒介作用，在千年古墟中相互碰撞出火花，並進一步鏈接了個體之間的合作與互動。

近來，隨着深港「跨城消費」的火熱，港人的消費半徑正逐步從有口岸

地利優勢的羅湖、福田，延伸至寶安的商圈。記者從寶安區委宣傳部獲悉，除了美甲、按摩、牙科這個「港人來深」消費三件套，香港人來深圳消費版圖是越來越大。尤其是寶安這類既有囊括了各類網紅景點和美食，更有深圳歷史文化味道的老街小巷，都成為港人來深的熱門之選。

### 改造獲聯合國兩項大獎

2019年，沙井街道以第十六屆沙井金蠔美食民俗文化節為契機，啟動「沙井古墟新生」計劃，通過對歷史場域核心示範段的保護與煥新，探索未來城市更新單元中創新實踐的新模式，讓城市留下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張宇星和韓晶成為了這個項目的設計師。

「感覺面對着一幅綿延千年的時間藏寶圖，它就像一盤珍珠，雖然在歲月的長河中略略蒙塵，但並不失光彩照人。」這是韓晶第一次走進沙井古墟的真實感受。設計師選擇了從龍津河入手，並對一座老屋、一個戲台、一片廣場、一個廢墟等進行了改造設計，類似於一種「針灸療法」，選擇最關鍵的經脈、穴位，對其進行輕微干預，避免因為突兀的設計介入而造成地區社會結構和空間紋理的斷裂。改造項目在2021年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兩項大獎：歷史環境中的新設計獎和可持續發展特別認可獎。在亞太遺產獎評委對項目的評語中有這麼一段話，表達了對該項目的認可：巧妙地採用了「城市針灸」的方法，在關鍵地點置入最少量的設計介入和行動干預，使這個可追溯到清代中期的傳統商業聚落重獲新生。

據了解，這是自200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建立以來，深圳市項目首次榮獲該獎項，也是深圳城市更新與文脈傳承的新樣本。



◆深圳沙井古墟改造項目獲聯合國兩項大獎。

## 設計師解畫沙井古墟改造細節

沙井古墟佔地26公頃，在設計師韓晶看來，這是一片完整、宏大且有原真性狀態的歷史街區，所有典型性的空間都有序，沒有被破壞過，雖然這些建築夠不上文物，但廣府文化的肌理還存在。「我們不忍心下手，很多好東西，有可能一桶油漆就完了。」

### 少介入 古墟微改造實驗

正因為如此，「沙井古墟新生計劃」遵循着「輕介入」、「微改造」、「可還原」的原則，包含了河流整治、景觀設計、建築和室內設計等。其主要項目是對龍津河進行示範性的水體整治和景觀改造。

針對龍津河的狹窄和污染，設計師採用了低成本的雨污分流方法，把現有河道的縱剖面分為上下兩層：下層是污水箱涵；上層是雨水通道。沒有雨水時，可以將附近污水處理廠處理過的中水注入其中。同時，在局部地點適當增加水體寬度，還路於河，設計了親水台階，可以供人們在水邊玩耍，體驗河流的原始魅力。

上世紀八十年代所建的沙井戲台，由於年久失修，逐漸成為一個「無用空間」。為了重新恢復戲台功能，項目使用輕干預的方法對老建築進行改造，從當地收集一些舊木材和青磚，用於室內裝飾和地面鋪裝。這些有些近乎「躡

手躡腳」的改造，都只是通過自然、社會、文化相關聯的內容進行時空的編織。所有這些改造的背後，設計師審美都沒放在第一位，也沒有打算建設永恆的東西。「任何時候都可以拆掉，立刻恢復原狀。」張宇星說。

### 低成本 讓改造融於日常

在戲台附近有一處建築廢墟，長期荒廢變成了雜草叢生的空地，有居民在此種菜。設計師利用廢墟邊的公共廁所屋頂，順勢設計了一個空中廊橋系統，包括大台階、空中棧道、腳手架海報塔等，人們可以走到二層樓高，近距離觀賞近在眼前的歷史建築群，發現歷史遺產之美。

改造後的龍津河景觀、戲台、廢墟花園、山牆之家就像村民們日常生活裏自然生長出來的東西，仍被維護得很好。村民們自然而然地使用着龍津河邊的座椅和戲台的空間，廢墟花園也成了村民們平時曬衣服和小孩嬉戲的遊樂場。

和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不同，深圳的「城中村」吸收了整座城市近一半的人口。城中村改造往往涉及落腳城市的經濟生態以及人口的遷移。張宇星表示，低投入低介入，最終是入駐階層和文化分層的問題。「城市更新與改造，花了很多錢，必定是有錢人在用。城中村環境變好了，原來的人可能就走了。」

正如亞太遺產獎評委指出的一樣：以低成本、低技術的方式修復河岸，並重新利用現存建築結構和公共空間創造出新的設施，在尊重古老城市形態的同時增強了社區互動。

在復興本地傳統生活方式的同時，該項目證明了城市創新在以一种整體的方式維護歷史景觀方面的重要性。

## 古墟改造後三大亮點

### 龍津河河岸景觀

針對龍津河的狹窄和污染，採用了低成本的雨污分流方法，把現有河道的縱剖面分為上下兩層：下層是污水箱涵；上層是雨水通道。同時，在局部地點適當增加水體寬度，設計了親水台階，可以供人們在水邊玩耍。



◆沙井古墟龍津河兩側製造了新的「河岸」。

### 戲台

戲台建築原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所建，由於年久失修，逐漸成為一個「無用空間」。項目使用輕干預的方法對老建築進行改造，從當地收集一些舊木材和青磚，用於室內裝飾和地面鋪裝。於是，一個具有歷史質感的「融合場景」被創造出來，村民組織以及社區機構可以重新利用戲台從事文化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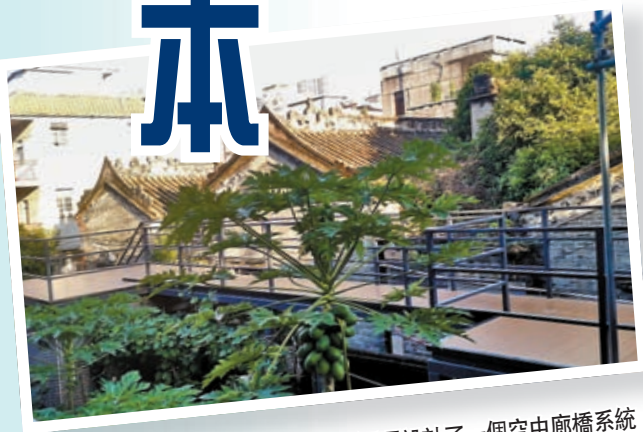
◆改造後的沙井戲台。

### 廢墟花園

在戲台附近有一處建築廢墟，長期荒廢變成了雜草叢生的空地，有居民在此種菜。設計師利用廢墟邊的公共廁所屋頂，順勢設計了一個空中廊橋系統，包括大台階、空中棧道、腳手架海報塔等。人們可以走到二層樓高，近距離觀賞近在眼前的景觀。



◆市民參觀空中廊橋系統。



◆設計師利用屋頂設計了一個空中廊橋系統。